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### 第五十五回 行假令調出羅公子 說真情救轉粉金剛

話說胡奶奶收拾了行李，同金員外、戴義到通真觀里避禍，不想趙大虎帶了四五個家人，正欲前來暗害變姑的性命。一見了戴義，便叫坊保來問：“你們往那裏去？”戴義回首一看，認得是大虎，說道：“原來是趙大爺。小人是本縣的差人，怕他們走了，特地前來將金員外一同押去看守的。”趙大虎聽了信以為真，說道：“這就是了。”戴義遂催金員外同胡氏母女上船，全往通真觀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金陵總督，他乃是沈太師的侄兒沈廷華，他名雖為官，每日祇是相與大老財翁看花吃酒，不理正務，也是羅燦該因有救，那日文書到了金陵，適值總督沈廷華到鎮江去會將軍米良去了，來下文文的人祇得在門上伺候。這沈廷華年過五旬，所生一位公子年方七歲，愛惜如珍，每日要家人帶他出來看戲，觀花，茶坊酒肆四處玩耍。

看官，難道他一個總督衙門中，還是少吃少玩？就是天天做戲同公子看也容易，不是這等講法。祇因公子本性輕浮，每日要在外面玩耍，他纔得散心。那府中有個老家人，領著公子，同自己一個十五歲的兒子，到外面玩耍，出了轅門，轉過七八家門面，祇見一些人在那裏看戲法兒。那老家人帶著公子也來看看。那一幫轅門上的衙役，認得是內裏的人帶公子出來玩耍，忙忙喝開眾人說道：“快快閃開！讓少爺看戲法。”眾人聽言，祇得讓公子入內，拿條板凳請公子同那家人坐下來看。一會兒，送茶的、送水的都來奉承。祇見一個賣糖酥果子的，闊面長身，手提籃子，也擠在公子的面前來賣。公子見了酥果，便要買吃。那個賣果子的人，忙抓了一把糖果子，與那老家人說道：“這是送與公子吃的。”那老家人大喜，忙向身邊取出錢，把那賣糖的。那人道：“小人是送與公子吃的，怎敢要錢？祇要你老人家照顧就是了。”那老人家大喜，說道：“怎白擾你的酥果？”那人道：“說那裏話，祇是不恭敬些兒。”說罷，竟自去了。

這老家人將糖酥果分做兩半，將一半與公子吃了，那一半與自己的兒子吃了，坐在那裏玩耍。不一時，公子祇是搖頭吐舌，不住的兩淚汪汪，滿目紅腫，老家人忙問道：“你是怎麼樣的。”又見他兒子也是一般，他兩個人在地下亂滾，祇是搖頭擺手，說話也說個出來了，那家人大驚，忙忙扶著公子，扶著兒子，急急忙忙跑回衙門，到後堂來了，看官，你道公子是何道理說不出話來的？原來是盧宣定計，做成啞口藥丸，捻在糖果之中，叫盧虎賣與公子吃的，以便混進私衙，於中取事，好救羅燦。

話休絮煩。且言那老家人馱公子跑到後堂，見了夫人。祇見公子在地下亂滾，吐舌搖頭，面色青腫，夫人大驚，忙抱住公子問道：“我兒，是怎生的？”公子祇是搖頭指喉，兩淚汪汪，說不出話來。夫人見了這般光景，叫問老家人道：“你帶公子到那裏去玩的？為何弄出這般光景回來？”家人嚇得戰戰兢兢，跑了出去，把自己的兒子帶入內來，回道：“夫人在上，老奴帶同孩兒出去看了半日的戲法兒，就回來了。不知怎樣，公子同我孩兒一齊得了這個病症，老奴真真不解。”夫人將那孩子一看，也是滿臉青腫，口內說不出話來。夫人大驚，說道：“這是怎生的？”夫人無法，祇得令家人快請醫生來看。不一時，將金陵的名醫一連請了七八位醫生，進府來看。祇因公子原無病症，不過是吃了啞口藥丸的，那些醫生如何看得出？一個個看了脈，多說無病。夫人說道：“若是無病，就不該如此模樣。”內中有一個先生說道：“莫非是飲食之中吃了甚麼毒了？”那老家人那裏敢說吃糖的，一口咬定，祇說在外玩耍，並沒有吃甚麼東西。夫人道：“在內府又是隨我吃飯的，怎生有毒？既是如此，求先生代相公解毒便了。”這先生祇得撒了一服敗毒散下來。先生去了，忙令家人煎與公子服了，全無效驗，一連三日，夫人著了急，罵那家人道：“生是你帶公子去看戲法，得了病來，如今就著落在你身上，好好的請醫生代公子醫好了，不然處死你這老奴才！”

老家人無奈，想了一想，別無他法，祇得出來尋訪高人，來救公子。帶了些銀子，出了宅門，來到前面轅門上，見了一個旗牌官問道：“你可知道此地有甚麼名醫？快代我請一位來看看公子。”那旗牌官說道：“如今的醫生，不過略知藥性，就尋出來用幾味平淡的藥，有甚麼武藝！昨日我家小兒得了一個奇病，總不說話，金陵的醫生都請到了，也看不到。多虧儀征來的一個道士，叫做賽果老，把我一服丸藥就吃好了。如今現在我家裏。”那家人聽了，大喜道：“公子同小兒也是得的個不語之症，既有此人，拜煩你代我去請。”旗牌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”遂同老家人來到家中，見了盧宣，說了備細，盧宣道：“既是旗牌官分上，敢不效勞！”叫人背了藥包，同那老家人一同來到府內。進了後堂，說了備細。夫人令丫鬟扶出公子，盧宣一看，假意大驚，說道：“公子此病，中了邪毒，得費力醫呢，要公子同貧道在一處宿歇幾天，待驅了邪氣，然後服藥，可得痊愈。”那老家人見說，又將自己的孩兒叫出來一看。盧宣道：“這個容易，他沒邪氣，服藥就好了。”忙向葫蘆內取出一顆丹藥，把與老家人說道：“快取開水，服了就好。”夫人心中疑惑，忙叫丫鬟取開水，當面服下。

那孩兒吃下丹藥，肚中一陣亂響，響了一會，吐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快活，快活！”就說話了。夫人見老頭的兒子好了，心中駭異，敬重盧宣，猶如神仙一般，忙令家人收拾內書房，就請盧宣同公子到書房去住，又備了一席素齋，款待盧宣，好不欽敬。當晚就在書房安歇。盧宣吩咐那老家人道：“煩你去吩咐門官知道，惟恐我一時要出去配藥，叫他們勿得阻攔，要緊，要緊。”那家人說道：“多蒙師父救好了我的孩兒，這件小事都在我身上。”盧宣大喜，當下就同公子在書房歇宿，自有書童伺候，不必細表。待到入靜之時，公子睡了，書童往外去了。盧宣往四下裏一看，祇見靠牆擺了兩張櫃廚，左邊封皮上寫了一條道：“來往文書”，右邊櫃上也寫了一條道：“火牌令箭”。卓桌上又是文房四寶。向右邊廚上今了解鎖的神咒，悄悄的盜出一枝令箭，藏在身邊，依然將廚櫃鎖好，貼上了封皮。又用朱筆標了一紙論帖。上寫道：

諭儀征縣令知悉：即仰貴縣將反叛羅燦，大盜金輝、楊春交付來差。火速，火速！

盧宣收拾已完，依就去睡。次日清晨，找到老家人說：“我要出去配藥。”老家人引盧宣出了轅門。盧宣找到盧虎的下處，將令箭拿出，付與盧虎道：“你可星夜趕回儀征，如此如此。”盧虎聽了此言，收了令箭即刻過江，望儀征去了。

盧宣依舊回來，老家人領進了書房，同公子用過早膳。夫人同丫鬟到書房問盧宣道：“師父，小兒病體如何？”盧宣回道：“公子的貴恙容易了，昨夜已代他退了一半邪氣，約莫今晚就可痊愈了。”夫人大喜道：“倘得小兒痊愈，自當重謝！”夫人說罷去了，早有那些師爺幕友前來問候，與盧宣陪話，盧宣想道：“事不宜遲，要想脫身之計纔好。”假意向家人說道：“快擺香案，待貧道畫符驅邪。”一聲吩咐，香案已齊。盧宣畫符禮拜，即取出一粒丹藥與公子吃了，也是響了一陣，即刻開言。夫人好不歡喜，封了一百兩銀子，來做謝儀，盧宣收了，就來辭謝夫人，叫人背了藥包而去。祇聽得三聲炮響，報：“大人回轅了。”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